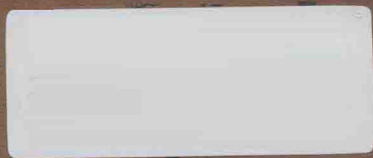


建設

第一編

石來

漢民署



朱執信集

全二冊 定價一元

執信先生一生，不斷的努力于政治改造與社會改造，他的精到的思想；深刻的理論，伴着他那一生他人不可企及的崇高純潔的精神，在近代人中是不可多得的。

遺著
之**兵的改造與其心理**

定價一角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建設碎金（第一編）

每冊定價大洋六角

外埠酌加郵費匯費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編輯者 民智書局

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
上海馬山路三十一號

發行者 民智書局
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

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
杭州 寧波 安慶 蕪湖 永漢北路

總發行所

民智書局
上海河南路中市
九十五至九十一號

序言

民國八年、朱執信、廖仲愷、胡漢民、戴季陶諸先生、以

中山先生指導之下、刊行建設雜誌、閱一年、以革命軍驅除桂系軍閥、執信先生死於虎門、諸先生皆從事於實際工作、建設月刊遂以中輟。顧此一年餘之文字、已足見諸先生革命奮鬥之精神。其尤爲特色者、則無論鉅製短篇、莫不從三民主義之基本原則而出發、而研究之忠實、批判之正確、迥非尋常宣傳式出版物所可同日語也。茲除執信文集……等已有專刊外、更蒐擇諸先生所作、彙爲一編、以餉學界、併記其旨趣、質之留心革命文獻者。

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一日

編者識

建設碎金目錄

第一編

革命！何故？爲何？

社會革命之兩大要素

勞力與資本制之關係

勞動者解放運動與女子解放運動的交點

實際主義哲學的社會觀

克魯泡特金社會思想之研究

呂邦的羣衆心理

奮鬥的研究

改造要全部改造

慣習之打破

戴季陶

李石曾

林雲陔

戴季陶

許崇清

于樹德譯

胡漢民

譚熙鴻

李人傑

胡漢民

科學之基本概念之應用

任鴻雋

革命！何故？爲何？

戴季陶

（復康君白情的信）

我一個朋友康君白情，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，是一個愛國的人，是一個主張「改造國家和社會」的人，是一個真實的人，他寫了一封信給我，我看了幾遍，想了好多時候，便寫了一封回信。這幾年來，社會上對於「革命」的恐怖，一天深一天，對於「革命」和「革命者」認識上的錯感錯覺，一天多一天，全世界的進程又正在革命的潮流激盪裏，本來我就想把這個問題，詳細細作一篇論文，說明我的意思，康君給我這封信，便正正是給我一個刺激，使我速成這一篇文章。我就連康君的原信，一齊都發表出來，康君的意思是他的主張，我的復信，是我的批評。但是我

還希望看的人，大家批評我的批評。因爲這封信不僅是復康君的，也是一篇我對於建設讀者的公開狀。

我發表這兩封信的時候，很感謝康君。

看這篇文的請參看本月刊第二號拙著「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原」，星期評論第十三號拙著「法的基礎」及本月刊本期胡漢民先生「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」和「孫文學說」，孫先生自著的序文，因爲都是相關聯的。

季陶先生：

八月五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評議部閉會式，孫逸仙先生到會演說，介紹「革命黨」給他們。他說「革命黨」的能事就在革命，又反覆例證「革命黨」只能革命。由此我深悟辛亥後「革命黨」的敗落，昨日我會著他，偶然談到這裏，他還是主張革命爲「革命黨」畢生唯一的

事業。我們中間很生了些辯論。其實孫先生除革命以外還能業醫，就今日也還正作著述的工，算不得他所稱道的「革命黨。」而我對於他所稱道的「革命黨」——革命以外無能事的——實在有些根本懷疑。

革命的思想是人人都要具的，革命的手段是人人都要有的，那麼革命的事業也就不是可以讓給那一部分的人專利的，——其實廣義說來，我們無時無地不在革命的生活之中。不過一個人既以「革命黨」著稱，他的革命的思想、手段、和事業，都要比尋常人豐富些罷了。

革命是人生的手段而不是他的目的。人生的正當勾當正多，革命不過是其中的一種。「革命黨」若除革命以外無能事，就會成了一種社會上的特殊階級，也未嘗不可以叫做「革閥。」那麼他和軍閥、官閥、政閥等又何以異呢？

看呵，辛亥以前的「革命黨」如今在那裏去了嘞。除了極少數幾個金

剛性的「革命黨」以外。他們不就是新式的軍閥、官閥、或政閥麼。他們發財的發財、改業的改業、投降的投降、其有老於亡命的、鑑於亡命時沒錢的痛苦、得了機會就大逞其「摸金」的伎倆。他們還是以「革命黨」之名自號、究竟那裏還有一點「革命黨」之實呢。這都是基於他們革命以外無能事弄出來的。

人無恆產而有恆心的、只有有修養的才能夠。沒有恆產、他就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了。軍閥除了領兵、無能事、官閥除了做官、無能事、政閥除了當政客無能事。他們因爲要維持他們的生活、所以趨成了社會的大蠹。好在做這些都用不着甚麼本事的、而除了革命無能事的「革命黨」又於此應運而生、自然他是避難就易、因其機會所宜、和他們同化了。中國歷年革命總不澈底、他的政治因而沒有刷新之望、也正坐這個緣故。一時代的工具只適於一時代的應用。舊時的「革命黨」已成鈍器了、

而社會因進化之故，又有「時在革命」的要求，所以我以爲我們要創造「新革命黨」。

「新革命黨」也不要怎麼特別，只是反乎革命以外無能事的「革命黨」，而爲革命以外還能幹人生種種正當勾當的罷了。那麼作「新革命黨」的人物，一定要備具下舉的三個條件：

(一)獨立生活的技能 人生行爲的好壞，大概都依他的生活境遇而定的。自己的生活且不能自謀，那有真心爭人格。那有真心革命。我們要救這個弊病，不能不要求精之以至專門的學術，粗之以至賣漿引車之業，至少一個人總得有一種獨立生活的技能。而爲破壞後的建設事業打算，專門的學術尤其要緊。他們既各具營生的能力，自能於不革命的時候樂業。於要革命的時候革命。這種的革命黨既多，似這樣不健全的社會，不健全的政府，只消經他們一個吆喝就完了。

(二)浪漫的質性 一個人缺乏感情的衝動、甚麼事也幹不出的。而且沒有特殊的感情的。其榮利心必重、事事都當作投機、就革命也不是基於他的本性、八年來「革命黨」的史蹟、就是我們的鏡子。所以做「新革命黨」的、不可不具浪漫的質性。

(三)「貞操」 女子的「貞操」如今是不中用的了。我以為「新革命黨」正不妨檢起他來廢物利用。其實「貞固足以幹事。」本可通諸古今中外而準的、不過這個大半須待修養才能養成罷了。我們一定要有康有爲保皇的精神、然後才夠得上說革命。

我們要有革命的、精神、又要備具這三個條件、然後才可以成一個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「新革命黨。」有了「新革命黨」而且他的空氣充滿了四方、然後中國才足以有爲。

我的意思如此、不曉得你以爲怎麼樣？

康白情。八年八月二十五日。

白情兄：

八月二十五日，你寄給我的信，我已經詳詳細細的讀過一遍，又給我們同社的朋友、大家看過了。我很感激你的熱心和真實，我認爲你這封信，是要發表出來，供多數人討論。我所想回答你的話，我以爲也是應該公開。所以我把你的信發表在建設雜誌上，我的意思，也就同時在建設上面發表。

你信裏面說，對於孫先生所稱道的「革命以外無能事的革命黨」，根本疑懷，但是又說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中國，非要革命不可的，所以主張要創造「新革命黨」，又認定新革命黨要有三種特質，一是「獨立生活的技能」，二是「浪漫的質性」，三是「貞操」。我對於你的主張，有

很多的同感，但是我對於你的觀察，以爲有許多不充分的地方。我很想就我的所見說出來，和你討論，我不是要作「舊革命黨」的辯護人，我是要作「真革命者」的批判人。

八月五日孫先生在學生聯合會演說，我沒有去聽，所以我不曉得孫先生講的甚麼話，你的懷疑的感情，是從甚麼地方發生出來的。但是孫先生的言論，平常我是聽過，好多次數，所以那一天孫先生演說的話，我可以想像推測。至於從前的革命黨是甚麼樣的東西，我自己有若干的直感直覺，也有多少客觀的研究和觀察，更可以說出來和你討論。但是我還有一句話，要聲明，就是我所說的話，是我個人的見解，和別人不相干的。

你的信上說的『革命黨』三個字，我細細看來，差不多含得有三種意義。第一是『革命主義者』的個人，第二是『革命者的團體』，第三是

『革命的團體中的分子』你把這三種意義都用革命黨三個字表示他。實在細細講起來，我們如果站在批評者的地位，就歷史的事實和現存的事實上去看，以上三個東西，是完全不同的。不能把「革命主義者」、「革命主義者的團體」、「革命的團體中的分子」當作一樣東西看。把希望「革命主義者」的感情，去希望「革命的團體」把批評「革命的團體中的分子」的眼光，去批評「革命的團體」把研究「革命的團體」的方法，去研究「革命主義者」。倘若混和籠統去觀察，所觀察的結果，一定錯誤。我記得托爾斯泰著一部人生論，他的緒論裏面，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話說，「有一個做水車碾米生意的人，幾十年來都靠着一個水碾過生活，後來這個人他細細的想，我爲何可以有飯吃，是因爲替人碾米。爲甚麼能夠替人碾米。就是因爲有這一個大的水車。水車何以能碾米。因爲他會動。水車爲甚麼會動。就是因爲水的力量。想到這

裏，他大大的感動起來，以爲養活他的，就是這河裏的水。於是工也不做了，整天的專去拜水，拜水的結果，收入一點一點也沒有了，水車也壞了，生意也做不來了，於是這一個人大恨水的罪惡，反以爲這河裏的水是害他的。」托爾斯泰先生的這一個比方，我以爲很有趣味，我們研究一個問題，批評一個問題，倘若不把界說先分得清清楚楚，很容易生出這樣的錯誤來的。

你說「革命的思想，是人人都要具的，革命的手段，是人人都要有的。」這句話確是不錯的。那麼爲甚麼要革命？革命的本質是甚麼？這一個問題，我們應該先要確定了這一個問題，然後你所說的上面這兩句話，方才能夠確實不易。我相信你對於這個問題，是一定有了很正確的斷語的，不過我見着好些人和好些人談這個問題的時候，雖然不能說是人人都不同，但是也很有相異的點。比方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，他說「我

不曉得甚麼主義不主義，我所以要革命的原故，就是爲爭閒氣。那些武人官僚，他們爲甚麼要那樣的跋扈，我實在不服氣，所以我要革命。」這一種特殊的見解，我們雖不能說是多，但是的確有了這一個人。（我們要注意，這個人是很講國學的先生）我還有一個朋友，他說「我們一個人的生存，是爲真理而生存的。倘若人類社會和國家的裏面，有一點不合真理，我們就要對於這一點去革命，有一種組織不合真理，我們就要對於這一種組織去革命。」這一個人他是爲革命犧牲了許多財產的，他的奮鬥的勇氣，很是百折不回的。所以他的這一種見解，純是從理性中生出，受浪漫的情熱激盪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的思想，是有很大的價值。（我們要注意，這個人是一個富於藝術思想的人）還有一個先輩，他說「我們所以要革命的原故，是要把我們的國家，造成一個幸福的國家，把我們的社會，造成一個幸福的社會，所以我們的終結目的，